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四

明 王褘 撰

擬

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懐慶河内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歳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為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

之因謝曰吾不能為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欵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祲民飢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即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為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叅摭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徭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即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為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尚書疏義悉手抄之由是刻意墳

典攷求帝王為治之本聖賢為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

深有所契皆手鈔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為未然今始聞進學之叙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為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惟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

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
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
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强也中統元年世祖旣正位宸
極卽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
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
所陳納二年復詣上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
竇默輩獨謂衡素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
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

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内實使之
疏默以與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宫以避禍衡執不可曰
禍福不足計也道為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
師傅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
自我而廢也乃相與懷庥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
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命
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明
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謝不往

而姚實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為己任自初見衡即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為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堂電火淵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為動二年十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圖素慕衡名德即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

先生相遠幾何葢十百而千萬者也是豈縉紳之可及者邪二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為惡實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尚為朕黽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圖尚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謨嘉猷先告安圖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既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

者亦不敢强也安圖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茍有所知當即告之但慮中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使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

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褋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仕者宜頒俸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俾就銓敘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覈資歷則遹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軀良戶口之制皆宜早

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

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諸南畮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已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與洒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上悉

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
言不能逮其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
省求還家養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
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賛善王恂同議官制乃歷考古今
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
增置行之有弊者皆所不取自省部臺院監司郡縣内
外百司聮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
為定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

上前曰臣之所為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勲非舊不足以服内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脗合陛下直以虚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致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尚書省立丞相

阿哈瑪特專權恣為威福衡乃擿其蠹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哈瑪特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財三者父位尚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慎上曰卿慮阿哈瑪特反耶衡曰阿哈瑪特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即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哈瑪特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横逆奈何衡曰

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為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啟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即南城樞密舊院以為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諉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人

或見怒誚止一己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也衡以為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為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臻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弟燉劉季偉品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讀使與之襲磨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欵周詳茍未領解則引證設諭必使通

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或有疑問則為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為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敷五教在寛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為教者固當存心寛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寛緩大槩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强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茍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

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益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為成材卒皆為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汙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

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兹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既歸簡絶人事平居課童僕事畊墾而已十三年七月脩授時歷廷議以衡精通歷理詔起衡領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春愈隆每北還即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歷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

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令六脉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既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怦怦然瞑日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為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稚皆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愼毋立碑但書

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蒲人王楫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弘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即起然卒亦

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氣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為朝廷之輕重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

也磐老矣無能為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謚先生非文正無為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齋上自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褘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沒無所傳受至宋而

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
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興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
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
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
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
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徼權以通其用掇忠孝之大綱
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
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

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況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盍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為兒童戲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之學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為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人守敬學

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即能準其式為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為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為泥潦所游没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為神中統三年文謙為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名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櫂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

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德順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畊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檝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

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漑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岍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漑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即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

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為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

之令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巴延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吕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

勢為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
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
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
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
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
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歷
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
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

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
擇高塏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
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
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璿璣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
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
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凡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

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
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
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葢
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
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
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
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宫説測景天下
其可攷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

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

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陶拉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

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凉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歴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歴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歴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歴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歴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歴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歴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

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

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

刻半凡減大明歴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一二日歳
餘自鎦宋大明歴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
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歳餘今攷定四年相
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
歳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
分為今歴歳餘合用之數三日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
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
黄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

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内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歴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歴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黄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黄道共

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
大明歴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
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歴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
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
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以
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歴日出
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
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法推求每日

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一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葢前所未有

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
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
實為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
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
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推變白道
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
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

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㑹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

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定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
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
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
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言京城運糧河不
用一畝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
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
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比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里
所止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

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倡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塼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

壩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臣言開鐵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累請謝事不允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事獨守敬以先朝舊

臣朝政賴以施為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葢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溯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黄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歴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

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闕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剋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

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横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爲衡

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嘆服之許衡學為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輩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龎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人之

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劉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絶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為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

夫豈偶然哉

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孝行聞者父疾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震也其父適以事留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其得男也耶歸而

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年十六從學郡闓
補博士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既乃自悔其非
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讀而精究之年十九知濂
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
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相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
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
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
門自是游從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

禮樂刑政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問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為非要而略之乃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攷證朱氏於大學既為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尚有疑焉乃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其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有悟盡

斥衆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跡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闕之外曰尚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玄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為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為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

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為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

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為一書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

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
其或啓克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吾述作之微
意也履祥負其絶稟濟以精識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
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爲先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
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
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爲重
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
則效攷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

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綃鈎領之衫俗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

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于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于衰者也文憲乃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及文憲没履祥率門人制

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
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
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旣阽危乃思其言
而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于用矣宋旣改
物遂潛晦不燿異居教授閒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恒數
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
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官
侑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謚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為子即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

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黄文肅公幹黄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葢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己任師弟子閒口授指畫畫得其相傳之輿閱四年而金氏没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

為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
儒先之説所未安者亦不敢茍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
句有叢説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
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
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
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
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
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己意終

之讀書集傳有叢説時與蔡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它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温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于上下皆可遵用中歳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為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皡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

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
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
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葢以此也凡其為書俱已行世其
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于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
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
究其蘊奥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

之制至誠諄切内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淛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巳而行留應在吴越是歲大祲諫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荅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内多士視

其安否以為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宫至正七年賜謚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即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

氏一再傳為羅從彦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黄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

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于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于經即其所以有功于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操

古琴操并序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

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緫緫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為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為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祜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為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友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 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駿人既多為之

賦咏吾友胡仲中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置勿論即郡城言之卧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為陂渠雲樹烟波與闤闠相暎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于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益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聞卧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既滅吴成功而勾踐賜之死

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十里唐玄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為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為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郢人之寡和者故不敢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既沼矣越則弗沼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成之難君不臣全令君死臣臣其敢寃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載靜以芳其葉洒洒可以為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為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所為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下既

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是托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為縉雲郡博士今干戈既戢乃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迹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為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

溧之水有魴有鮪溧之土有秫有秕我胡不歸兮以釣以耔奉我老兮有母撫我稚兮有子我今其歸兮于溧

之涘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乎仕古人何為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璚響操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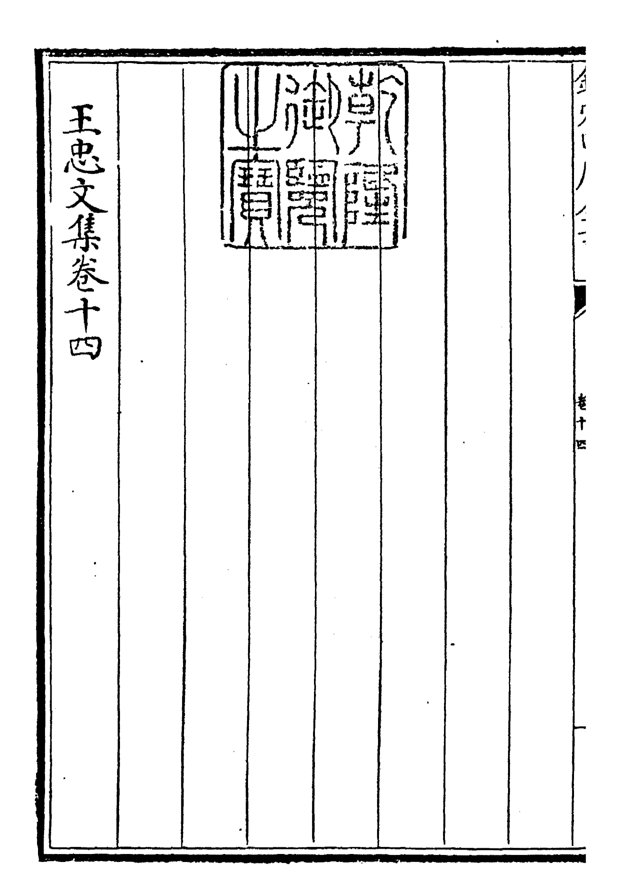
璚響者古琴名宋内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歷五年臣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斵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奉聖旨重修宋既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賜其臣廉恒陽王王殁而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禕為作璚響操因以貽濮氏其辭

曰
鈞天奏兮帝所玉文振兮思黝黝其愁予託餘聲兮遺下土帝有命兮淫哇不得使為伍海天冥冥兮月在宇感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屏營而來詹至音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烏傷操并序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士咸為取蕣莪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孝也

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顔氏者塟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也因名縣烏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顔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曰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旣壞而樹匪躬則劬只有相維烏其尾畢逋只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只曾是銜土吻血不顧只烏豈有知有以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王忠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也葢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例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

王忠文集卷十五

明 王禕 撰

議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

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
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
行異端並起歴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顓
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
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
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
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
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

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人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

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虚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

義雖勲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

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

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
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
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
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
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
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
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栝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
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

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

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

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

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

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絶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為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為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為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

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救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即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

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出銅所在置監天下爐九十有九宋鑄錢摠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

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即以為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為當十大抵一時茍且之為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質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

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即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

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於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絶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殆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莫此爲便臣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宜無
踰於此者上之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
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
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
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
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
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苦於銅錢
重不可致遠率皆挾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

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黄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讖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救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於拘攣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

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之人得採擇焉

七出議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

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寛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寛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寛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

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寛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寛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絶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絶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

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啟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有

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令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

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
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
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
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
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
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
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
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竢命大夫以下出

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恵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贊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蕭蕭乎氷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粹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兹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賛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强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己似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于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并序

韓君致用名諤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僭爵析圭光顯累世時殊事異雖世禄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玄微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然其智識超融襟度弘敞厭薄世故而不以累於外屏絶私欲而不以蔽其内等軒冕如桎梏嗜泉石如

膏肓不爲物先而恒瞠若乎其後又豈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乘興即遨遊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趣尚幽隱遺棄氛垢操特立獨行之節懷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予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累於物而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迫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君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覩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撓不柔以紆不抗乎高不淪乎汙維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溫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癯相其内矣心清而虚縣鑑止水神明孔腴華利之區榮名之涂世非我遺我則靡趨銷聲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有而弗居逍遥而遊遊乎物初我觀若人實與道俱彼昏不知擾權競譽身爲物役泯没斯須自遏其躬亦狂以愚韓君恂恂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為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為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

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寃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

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
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
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
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
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却俄而
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欲
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駡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
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

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
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即殺何
毆爲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
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
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
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
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
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

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輙自斃侯之既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顧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即絶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者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

固皆天性歟㣲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叙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為國死難之有人為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為大節為臣死忠為臣死忠遑䘏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毁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潘先生畫像贊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臨雍拜老則

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寛仲舒故其進爲邦家之龜鑑退爲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癯而實偉律度以禔其儀容規矩

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垂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然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尚千載以自期詎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潁濱之支受才孔碩發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之典刑始終無疵七十非老尚觀

期頤

寧山賛

山之爲物寧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即一形之永峙厚重而能安藴畜而無匱是故前聖論爲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似齒既尊而歸然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爰在物而自擬豈不以壽者寧之功止者寧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齊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賛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紬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摛天藻以洒翰擷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鑾之應詔曾何足儷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皐竹簞茅屋之間曠葛巾野服之逍遥病卧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擕儋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其退也等

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覩兹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頌

端本堂頌幷序

皇帝即阼十有七年爲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傅以知學拜諭德賛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即興聖宫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爲肄

學之所迺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别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畢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為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傅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

以衛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列聖相繼重基累搆益茂武烈以纘天序子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皇帝陛下躬具聖神傳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雖甚盛德蔑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顧念宗社

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衛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
于是乎建斯蓋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
所與讓贊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
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宮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廬有翼者堂在
殿西廡厥堂何為皇子來處維時皇子是為國本以承
宗社繼體維謹輔養聖功貴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
初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謨往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

來處于堂彝文曠典以莫不彰良傅碩師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受數繹廣厦細旃諷誦從容狗馬聲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適觀緝熙朝斯夕斯聖敬並躋前星有光于以增之少海既潤于以凝之國本既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祗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規重矩疊丕開太平稽諸緜代亦有避則博望之置承華之闢處有非地厥就乃卑維今端本孰盛與夷巍巍我元葉萬年億歷祚延洪

係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蓄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并序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邱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朔漠遂建大號以臨天下然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牲品尚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即命孔子五十一代孫元

措取曲阜太常雅樂葦其歌工舞節與樂器俎豆祭服至于日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爲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睿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山國語云納喇薩喇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興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兹山

而山適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
尤可徵不誣也厥後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
國南郊肇立圓丘武宗躬行祼享英宗復置鹵簿至于
文宗爰祀郊丘肆今天子踐位以來郊丘祀天禮凡薦
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
無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固其權輿哉竊觀
漢唐之君間能稽古禮文祗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
張妍辭揚厲楙實相如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冊亦足

稱談國家鉅典之興豈漢唐拘陋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成命我將思文之什視成周有光焉臣愚職在翰墨不能自已敢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真元烈烈乘乾奮興皇基北肇神旅南征西域咸屬中原畢平大勳遂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斿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宣威抗稜土疆日辟未及戢兵稽古禮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

國俗所仍潤飭黼黻禮儀用精二年八月郊祀肇行禮
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爲名阯亘千里勢壓
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憑乃憑高丘以對蒼冥皇帝齋
祓秉心兢兢臣工執事祇戒慎矜瞻彼嵬峩大輅爰乘
輦道肅塵羽衞列星玉弰金戚庶旄翠旌幄殿幔室如
雲之凝陟降下上奠珪薦牲珪則有邸牲則有騂氈席
蒲藉匏爵反登至敬不飾大樸無形爟火焜煌銷律和
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紫烟鬱空瑤光燭冥羣陰解剥

朝陽霽霽澄風馬雲車來燕來寧天其右之顧歆德馨上
帝既鑒先祖亦聽産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睨景爍
昭明一代鉅典於馬足證後聖既作祖武之繩重規疊
矩制度益宏昔漢制祀甘泉是稱六天雜讖真僞混并
豈若我朝追古合經熙事訖竣純嘏具膺維天子聖維
天子誠天授神策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丕圖是貞小臣
作頌爰昭聖能

興龍笙頌并序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章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施之朝廷則羣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説而成流以故海内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至於含生異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然所謂情深而文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一代之制興焉樂已

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鞴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版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鞴以達

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章顯功德垂示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摛藻抶辭以具形容之盛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輙爲之頌雖不敢擬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葢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詞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詣北變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寶歷是膺玉燭爰撫德隆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

鉅嶰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十如簫斯竪管以匱植
匱由韛鼓韛動氣應手按聲吐杷㧌擫掄牽連絡組高
五尺餘廣三尺許黄鐘本宫㽔賓叶吕清不過商細不
逾羽變聲振厲鳳韻紆紆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
子仰事君父臣聲之暢雄渾包溥有如圜穹覆冒海宇
抑揚合調闓闔諧譜唱和章夏導揚韶頀大音斯完神
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天臨黼座雲暎華蘌仙仗
既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崇牙龍虡鐘鏞瑟琴亦有柷

敔於維兹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斯制哇俚淫蠱箜篌箄篥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盛敢伍微臣作頌式配有隮於萬斯年仰憲
皇祖

箴

續丹扆箴并序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衞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

而救君於得失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乏剴切君子病焉褘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佔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蛤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

禹

右罷獻箴

臣言𠛬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採拒諫遂斥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

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訐唐杞非諛欺君
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
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
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氷其初履霜滔天
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
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 并序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材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及冀幽幷兖徐青揚荆豫益凉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

漁百姓聚歛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卜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

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
自夫黄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
之設所從來尚矣維漢即十三州置部刺史實古牧伯
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
意故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
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為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
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

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孰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維時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懷讋撫職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替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盤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

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扆

唐起居郎箴并序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誡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粤自成周左右

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
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
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
內即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
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
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
掌録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

乙以紀歴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効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徼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訐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腕可斷筆不可私萬世公議

具在尺牘維是攸司衆所欽矚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於形跡出於履盍慎其微盍謹其始當宁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由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勒諸簡編儕美墳誥興居無節羣行或頗謗書徒咎累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闇勿欺兢兢業業念兹在兹敬之敬之用輯衮職史臣司筆敢告執戟

閒止齋箴并序

在易兼山之卦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庭者地之至近而人者身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而不獲其身則忘我矣即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則忘物矣忘我則我不累於物而中不出忘物則物不能以累我而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斯其為止之至乎錢唐張君子英所居之齋其名曰間止雖用陶靖節詩語而止之為義實本乎艮然艮之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不得其所則無

可止之理矣君之止於閒非所謂止其所耶金華王禕
因推是說以爲之箴庶幾懿戒之意云爾箴曰
莫靈爲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從欲動於中物
誘于外物欲交蔽行己斯悖營營蚩蚩孰知所止能知
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
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累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
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恂恂張君有粹其德曰
止于閒不競于力相在爾室爰處爰居從容暇豫求遂

厥初先民有言尚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敢告左右

思學齋箴并序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諗于德齡

尚亦因予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

力于學日用云爲式効先覺既明于心復徴于身知之

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爲

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聖謨孔昭

勗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箴史

王忠文集卷十五